

後附經驗良藥說明書

醒世小說

銳鋒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改裝本）初版

醒世小說

全書實價一角冊

著作者 石天基

出版者 明德書局

上海望平街中
愛華製藥社內

本局附設在上海望平街愛華製藥社內印行各種
益世書籍平價出售茲將已出版之書目列下以供
採閱（一）養生鏡（二）修齊淺訓（三）醒世
小說（四）達生編（五）遜廬詩選（六）家訓
釋義（七）人生究竟以上每冊均售洋實一角寄
費免加

醒世小說目錄

今覺樓
鐵菱角
雙鸞配
村中俏
乩仙偈
枉貪賊
再生福
空爲惡
官業償

關外緣 假都天 真菩薩 長懺悅
莫焦愁附莫愁詩

醒世小說

揚州石成金天基撰集

●今覺樓

崇禎年間，揚州西門外。有個高人。姓陳。名正。字益菴。生得丰姿瀟洒。氣宇軒昂。飄飄然有出塵之表。家甚淡薄。止一妻一子一僕。幸西山裏有幾畝旱田。出的租稻。還足供食。這人讀書不多。因看破人世虛幻。每日只圖享樂。但他的樂處與世人富貴榮華酒色財氣的樂處不同。他日常說文人有四件雅事。最好的是琴棋書畫。要知彈琴雖極清韻。必須正襟危坐。心存宮商。指按挑剔。稍不留意。即失調矣。我是個放蕩閒散的人。那裏耐得。所以並不習學。又如着棋。高下對敵。籌運思維。最損精神。字若寫得好。親友的屏軸斗方扇條。應酬不了。且白的多。我俱不爲。四件之內。止有尾上的繪畫一件。任隨我的興趣。某處要山。

就畫山。某處要水就畫水。某處要樓臺樹木。就畫樓臺樹木。凡一切風雲人物。
花鳥器用。俱聽我筆下造成。我所以專心學畫。若畫完一幅。自對玩賞。心曠神
怡。贈與知音。彼亦快樂。每喜唐伯虎四句口號云。

不煉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畫幅青山賣。

不用人間作孽錢。

陳畫師因有了這個主意。除賣畫之外。一應詩文。自量自己才疎學淺。總不撰
作。落得心無罣礙。只是專享閒樂之福。就在西門外高崗上。起蓋了三間朝南
小屋。安住家口。苑圍約四五丈。栽草花數種。如月季野菊之類。並無牡丹芍藥
之貴重的。週圍土牆柴門。苑之東南上。起了一間小樓。樓下只可容三四人。一
几四椅。中懸條畫。几上除筆硯之外。堆列着舊書十餘部。用的都是沙壺瓦蓋。
樓上起得更加細小。只可容二三人。設有棕榻小桌。四面推窗明朗。樓之南面。

遙望鎮江長山一帶。雲樹煙景。樓之北面。正對着虹橋法海。花柳林堤。樓東一望。各花園亭閣。高下參差。惟樓西都是荒墳荒塚。陳師坐此樓。自知往日之塵勞盡去。頓生覺悟。因題今覺樓三字扁。懸於下層。又謫一對聯粘柱。時刻自醒。兼以醒人。聯云。

覺性凡夫登佛位。 樂心斗室勝仙都。

此聯重在樂覺二字。所謂趣不在境也。樓之上層。曾有客登此樓。西望盡是高低墳墓。每云不樂。師因曉之曰。昔康對山構一園亭。其地在北邱山麓。所見無非丘隴。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爲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我深敬服。其所以起樓在荒塚傍。原是做此。今每日目覩此纍纍者。皆是催我急急行樂。不容少緩也。因又謫一聯粘上層柱云。

引我開懷山遠近。 催人行樂塚高低。

陳師自立規矩。每日上半日圖些山水。賣得筆貲。以爲沽酒雜用。凡有求圖之人。都在上半日相會。一到午後。便停筆不畫。一應親友。令小童俱答外出。却在樓上任意癲狂笑傲。夏則北迎保障湖內蓮葉接天。荷花數里。或科頭裸體。高臥榻上。或乘風透涼。斜倚欄邊。世之炎暑。總不知也。冬則西崗一帶。若遇有雪。宛如銀粧玉琢。否則閉窗垂櫳。爐燒榾柮。滿室烘烘。世之寒冷。總不知也。春秋和暖。桃紅柳綠。梧翠葵黃。更自快心。每日清晨。向東遙望。瞳瞳朝氣。生發欣然。每日午後。虹橋之畫船簫鼓。恆舞酣歌。四時不絕。陳師曾遇異人傳授定慧功夫。靜坐樓上。任意熟習。少有倦怠。或緩步以舒身體。或遠眺以暢神思。或玩月之光華。或賞花之嬌媚。或隨意吟幾首自在詩文。或信口唱幾支無腔詞曲。或對酒當歌。或談禪說偈。種種閒樂。受用甚多。但陳師的性格。落落寡交。朋友最少。止有兩人。與師契厚。一個是種菜園的姓李。只因此人鄰近。不遠。極重義氣。

所以時常來往。一個是方外僧人。譚名懶和尚。一切世事。俱不知曉。只喜默坐念佛。偶然說出一句話來。到有許多性理。所以時常來往。這兩個人酒量甚小。會飲每人不過四五杯。就各酣然。陳師每常相會。也不奉揖。也不套話。也不謙上。只一拱手。隨便就坐。且這賣菜李老。並不衣帽。惟粗粗短衣草鞋。賣完了菜。就到陳師樓上閒頑。若遇飲酒。就飲幾杯。桌上放的。不過午飯留下的便餚。一二碟。這懶和尚不吃葷腥。只不戒酒。若是來時。不過腐乾鹽豆佐酒。隔幾日賣菜的李老。也煎碗豆腐。請陳師和尚。到他家草屋裏飲樂。陳師的小樓在荒郊野外。忽一夜。有六個強盜。點明火把。各執器械。打開陳師門。嚇得陳師連叫大王。憐念貧窮。並無財物。衆盜週圍照看。並無銅錫物件。卽好衣也無。正在搜刦。忽聞門外有多人呐喊捕捉。衆盜慌張。旣無財可刦。又聽衆聲喊叫。一哄而散。原來是賣菜李老。在竹籬內探知盜至師室。因叫起衆鄰救援。陳師知道。感

激不已。自後過了兩惺多月。又見一軍官。騎着馬。帶了三個家人。捧着杯綬聘禮。口稱北京來的。某王爺聞師畫法精妙。特來請師往京面會。禮拜之後。力辭不脫。陳師亦有允意。忽見懶和尚到來。同見禮後。向來人說。旣承好意遠來。屈先暫回。待僧人力勸陳師同去。來人聞言。遂將禮物留下送別。這懶和尚拉陳師密說。我等世外高人。名利久忘。只圖閒樂。何苦遠到京師。甘受塵勞。可將妻子僕人暫移鄉村。只留我僧人。將禮物璧回。推陳師得病。已另搬西山服藥。陳師依計。次日來人見畫師藏躲。因非犯法。遂而辭去。續後聞得聘到京都之人。俱遭罪辱。方信懶僧高見。陳師遲了幾日。知京人已散。復又至小樓。仍舊安享閑樂。每常自譏四句俚詠云。

崗上高樓整日間。遠離

處勢

白雲飛去見青山。

今日方
機知覺

達人專領惺惺趣。

功夫
莫懈

不放晴明空往還。

切不可虛
負好時光

又常述大義禪師傳授密訣八句。普示人衆云。

莫只忘形與死心。

此箇難醫病最深。

直須提起吹毛利。

要剖西來第一義。

成佛成祖在此二句只

喎起眼睛剔起眉。

反覆看渠渠是誰。

若無功夫最要妙法
靜坐無益

若人靜坐不施功。

何年及第悟心空。

陳師後來老而康健。壽至九十六歲。無病而終。予曾親見此老。強壯不衰。乃當代之高人。誠可敬可法也。陳師所生一子。承繼父業。家傳的畫法。甚是精妙。其契友李菜傭。懶和尚。壽高俱至九十以外。

(評)世人要享快樂。只須在心念上個略。則隨時隨地。俱享快樂。切莫在境界謀求。不獨奢妄難遂。又多愁苦無休。試看陳畫師。不過眼前小就。便日日享許多自在快樂之福。誰個不能。那個不會。讀者須當悟此。

予嘗謔二句曰。福要人會享。會享就多福。要知人若不會享福。雖有極好境界。卽勝居蓬瀛。貴極元宰。怎奈他心中憂此慮彼。愁煩不了。視陳畫師之小局實受反不如也。

人能安分享樂。病也少些。老也老得緩些。福也受得多些。壽也長些。陳畫師卽現在榜樣也。

●鐵菱角

曾有一後生。姓汪。號千門。纔十五歲。於萬歷年間。自徽州攜祖遺的本銀百餘兩。來揚投親。爲鹽行夥計。這人頗有心機。性極鄙吝。真個是一錢不使。二錢不用。數米而食。秤柴而炊。未過十多年。另自賺有鹽船三隻。往來江西湖廣販賣。又過十多年。掙有糧食豆船五隻。往來蘇杭販賣。這汪生每夜睡至三更。就想盤算。自己客座屏上。粘一帖。其文云。

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應親友。凡來借貸。俱分厘不應。免爲開口。
予有壽日喜慶諸事。一應親友。只可空手來賀。莫送禮物。或有不諒者。
卽堅送百回。我決定不收。至於親友家有壽日喜慶諸事。我亦空手往
賀。亦不送禮。庶可彼此省事。

一 凡冬時年節。俱不必踵賀。以免往反瑣費。

一 凡請酒最費貲財。我旣不設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擾。則兩家不至
徒費。

一 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尙且不敷。凡諸親友有來假借者。一概
莫說。

愚人汪千門謹白

汪人生性吝嗇。但有親族朋友來求濟助的。分厘不與。有來募做好事積德的。

分厘不出。自己每常說人有冷時。我去熱人。我有冷時。無人熱我。他自己置買許多市房租與各人開店舖收租銀。他恐怕人掛欠他的房租。預先要人的押房銀若干。租銀十日一兌。不許過期。如拖欠就此押銀內扣除。都立經摺放在肚兜。每日早起。直忙到黑暗。還提個燈籠。各處討租。有人勸他尋個主管相幫。他答道。若請了主管。便要束脩。每年最少也得十多兩銀子。又每日三餐供給。他是外人。不好怠慢。吃了幾日腐菜。少不得覓些葷腥。與他解饑。遇過不會吃酒的。還好。若是會吃酒的。過了十日五日。慄不過。又未免討杯酒來救渴。極少也得半斤四兩酒奉承他。有這許多費用。所以不敢用。人甯可自己受些勞苦。況且銀錢都由自手。我纔放心。他娶的妻子。也是一般兒儉。分厘不用。一日時值寒冬。忽然天降大雪。早晨起來。看地下積有一尺多深。兀自飛揚不止。直落得門關戶閉。路絕人稀。汪人向妻道。今日這般大雪。房租等銀。是他們的造

化。且寬遲這一日。我竟不去取討。只算坐在家中吃本了。但天氣這等寒冷。我和你也要一杯酒冲冲寒。莫失了財主的規矩。妻道。你方纔愁的吃本。如今又要吃起酒來。豈不破壞了家私。汪人道。我原不動已財沽酒。我切切記得八月十五中秋這一日。問壁張大伯請我賞月。我怕答席。因同他有誓在前。不到人家叨擾。斷不肯去。後來他送了我一壺酒。再三要我收。勉強不過。我沒奈何只得收了。我吩咐你倒在瓦壺裏。緊緊封好。前日冬至祭祖。用了一小半。還剩有一大半。教你依舊藏好。今日該取出來受用。受用。妻笑道。不是你說。我竟忘了。即時去取出這半壺酒來。問丈夫道。須得些炭火煖一煖方好飲。汪人道。酒性是熱的。吃下肚子裏。自然會煖起來。何必又費甚麼炭火。妻只得斟一杯冷酒送上。汪人也覺得寒冷難於入口。尖着嘴。慢慢的呷了一口。在口中務溫些。吞下。將半杯轉敬渾家。妻接下呷半口。嫌冷不吃。汪人道。享福不可太過。留些

酒再飲罷。他自戴的一頂毡帽戴了十多年。破爛不堪。亦不買換。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會客要緊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襖。但是漸次家裏人口衆多。每日吃的粥飯都是粗糙紅米。兼下麥粬。至於菜餚。只揀最賤的菜蔬。價值五六厘十斤的老韭菜老莧菜老青菜之類。下飯或魚或肉。一月尚不得一次。如此度日。還恨父母生這肚子。會飢渴。要茶飯吃。生這身子。會寒冷。要衣服穿。他自己却同衆人一樣。粗飯粗菜共食。怕人議論他吃偏食。就是吃飯時。他心中或想某處的鹽船。着某某人去坐。抑或想某處的豆船。叫某某人去同行。某處的銀子。怎的還不到。某處的貨物。因何還不來。某鹽場。我自己要盤查。某行鋪。我自己要看。發千愁萬慮。一刻不得安甯。其時西門外有個陳畫師。聞知汪人苦楚得可憐。因畫一幅畫。提醒他。畫的一隻客船。裝些貨件。船口坐了兩個人。堤岸上繹夫牽船而行。畫上題四句云。

船中人被利名牽。

岸上人牽名利船。

江水滔滔流不盡。

問君辛苦到何年。

將畫送至汪人家內。過了三日。汪人封了一儀。用拜匣盛了。着价同原畫送還。說家爺多拜上陳爺。賜的畫雖甚好。奈不得工夫領略。是以奉還。价者依言送至陳樓。陳師開匣看見一舊紙封袋。外寫微敬二字。內覺厚重。因而拆開一看。原來是三層厚草紙包着的。內寫壹星八折。及看銀子。是八色潮銀七分六厘。陳師仍舊封好。對來价說。你主人既不收畫。竟存下來。待我另贈他人。這送的厚禮太多了。我也用不起。亦不敢領。煩尊手帶回。亦不另寫回帖了。价者聽完。即便持回。陳師自嘆說。我如此提醒。奈他癡迷不知。真爲可憐。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銀子。就惱了半日。只待价者回來。知道原銀不收。方纔喜歡。他的鄙吝。辛苦的事極多。說也說不盡。內中單說他心血苦積的銀子。竟有百萬兩。他却